

「南來白手少年行」

金庸的香港往事 撲朔迷離 故事叢生

75 文匯報 文化地圖

金庸篇

金庸是香港文學史上繞不開的一位人物，也是香港南來作家的代表。他青年時期到港，先在報館工作，機緣巧合下踏足小說，寫出一部部膾炙人口的武俠作品。後又自立門戶，開啟香港「文人辦報」的先河。金庸曾用「南來白手少年行，立業香江樂太平」一句形容自己到香港後的生活面貌，儘管不是出生於香港，但他一生中的重要轉折都與香港息息相關。然而金庸在香港的足跡，隨著繁雜和來源未知的各式記錄，卻有些撲朔迷離。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小凡

金庸來到香港可以說是一個偶然，1948年他被《大公報》上海館派往香港報館，後又任《新晚報》編輯，1955年，時年31歲的金庸在此創作出武俠處女作《書劍恩仇錄》。此小說以金庸的故鄉傳說為靈感，連載後，一時間洛陽紙貴，銷路倍增。《書劍恩仇錄》後，金庸開啟了武俠小說創作之路，在《香港商報》等報紙上接連發布連載小說，直至1972年9月23日《鹿鼎記》最後一章在《明報》發表完畢，就此封筆。青年時期的金庸在《大公報》工作了10年，據他自己所說：「我現在擁有一切，雖有自己的辛勤努力，但更多是香港這一環境所賜。我要感謝《大公報》派我來香港！」

到了金庸主理明報時期，他以節省在業內聞名，當時明報副刊開出的稿費比其他各大報章都低，金庸卻「有恃無恐」，「他們不大敢跟我提要加稿費的。因為在《明報》登一篇稿子很難的，我說你要加稿費，我不要你的了，他們就害怕了。」儘管稿費不高，副刊卻因金庸的名氣而名家輩出，許多人都以此發表專欄為榮。流傳很廣的一段逸事是，金庸和第二任妻子朱玫創辦明報初期，住在尖沙咀，深夜下班時天星小輪已停航，要改乘俗稱「嘩嘩嘩」的電船仔渡海，但只有付包租費三蚊，才能隨到隨開，否則要等齊六個人才能開船。為節省路費，金庸寧願在深夜捱着涼風等待拼船，也不願多花那三蚊錢。

無論是金庸之前任職的《大公報》還是之後創辦的《明報》，報館均在港島，「慳錢」的金庸為何要捨近求遠住在尖沙咀？關於尖沙咀故居的描述，除了這段軼事外，更無人知曉具體地址，有記載的金庸故居則是位於山頂道1號的豪宅，1996年以1.9億港元出售。

何處寫下《書劍恩仇錄》？

金庸來港的時間很長，多幾套置業不足為奇。據寫過金庸傳記的香港作家沈西城回憶，金庸先後住過摩利臣山道、堅尼地道、嘉頓山，最後才搬到為人廣知的山頂道1號。「金庸住在港島時好過九龍，因為（過海）隧道未通，一個月可能有一次。」經《明報》月刊記載，考證到金庸在尖沙咀住的是山林路。雖然金庸一向以節儉聞名，但沈西城表示，「金庸這個人很注重居所，鍾意住得好。」因此他推測當時金庸也是為了「住得舒服」所以短暫在尖沙咀有過居所。

關於金庸的住處，亦牽扯到他處女作《書劍恩仇錄》的寫作之謎。網上資料指，金庸曾在位於沙田的龍華酒店長期預訂了一間房用於閉關創作，據說《書劍恩仇錄》便是在此寫就。

龍華酒店建於1938年，本為富商鍾秀長一家的度假別墅，後被日軍佔。二戰結束後，鍾氏收回此樓，1951年，正式以「龍華酒店」之名經營，套房增至12間。酒店租金50至60元每日，相等於當時一個普通打工仔的半個月人工。但作為當年沙田區唯一一家酒店，環境優美，吸引了不少名人到來。



◆龍華酒店 資料圖片



◆金舫大廈 受訪者供圖

但令人好奇的是，金庸寫處女作時，還是報館員工，如何有錢住這種高檔酒店？且沙田區距離公司和住所都很遠，如何有空閒長租於此？

沈西城就篤定，金庸是在堅尼地道的家中餐枱上，創作出了他的處女作《書劍恩仇錄》。當時他和第二任妻子朱玫住一個房間，屋子很小，因此要到客廳餐枱寫作。而在金庸創辦明報之後，幾乎所有作品都是在明報報館的夜晚誕生的。沈西城表示，金庸確實住過龍華酒店，也稱讚「龍華的乳鴿很好吃」，但沈西城認為長租酒店是金庸「當老闆之後的事」，亦不贊同金庸在龍華酒店寫出《書劍恩仇錄》的說法。

1980年代起，隨着沙田新城市發展及沙田新酒店落成，龍華酒店客房逐漸荒廢，又因未能合乎香港的《消防條例》，所以1985年由酒店轉型為餐廳。據傳武打巨星李小龍最愛的，就是龍華的招牌菜式沙田乳鴿。如今的龍華酒店裝修得古色古香，寫有店名的一排紅燈籠引得不止食客在此打卡。

與妻子相識在北角

因沈西城曾是金庸旗下報章的專欄寫手，三次面晤金庸，2016年更與金庸的第三任妻子林樂怡交流，2018年，他受邀編寫《金庸逸事》，「我的書剛寫完，大哥就去了。」在後記中，沈寫道：「沒有悲傷，只有追念。中國近代作家如金庸般有蓋世才情者，寥寥晨星，現在少有，將來怕也難有。」如今的沈西城提到這本書，仍認為此書成功寫出許多一手資料和金庸鮮為人知的軼事。

其實早在1980年代，利文出版社便邀請沈西城寫了傳記《金庸與倪匡》，據沈記載，「出版後，很受歡迎。此書都九萬字，其時精力過人，四天完稿。」書中主角之一的倪匡看後，更是給出高度評價：「寫得好，有90%的正確性。」

金庸作為大人物，生活故事眾說紛紜，一些事件經過口耳相傳便生出多種版本。例如他與第三任妻子林樂怡的相識地點，流傳的就有酒吧、咖啡廳、餐廳多種版本。沈西城八十年代寫《金庸與倪匡》一書時，係根據倪匡和哈公（許國）口述，寫出一版二人相識經過，但直到2016年沈與林樂怡見面考證，才發現當年寫就的故事和林樂怡本人描述仍有出入。但一致的是，他們相識的地點是位於北角金舫酒店（現金舫大廈）七樓的「蜜月酒吧」，當年十六歲的林樂怡暑假在此做侍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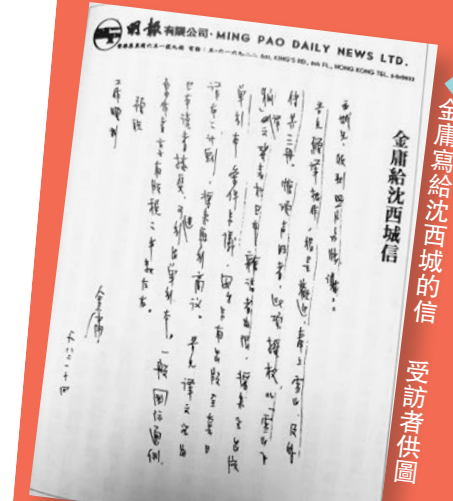
之所以能準確地回憶起酒吧的名字，是因為當年沈西城亦光顧過蜜月酒吧，他指該酒吧有小廂座，門前垂珠簾，保密度高，《明報》的董千里、陳非、阿樂、倪匡等人都會來此地飲酒寫稿。如今金舫酒店已不復存，蜜月酒吧更無覓處。



◆觀眾參觀位於沙田文化博物館中的金庸館。新華社



◆讀者在書店閱讀金庸作品。中新社



◆金庸寫給沈西城的信 受訪者供圖



◆《雪山飛狐》，金庸連載第一篇，1959年2月9日 新晚報



◆1960年代的「嘩嘩嘩」



◆金庸位於北角的辦公室翻閱他的作品《天龍八部》。新華社

記者手記

金庸在香港可謂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但搜集金庸的資料卻遭遇重重困難，舊友回憶和網上記載產生諸多矛盾，就連當事人的口述，都有偏頗的可能，因此難以復原出「絕對的真實」。因網上消息來源不明，一些事可能傳着傳着就偏離了真實，將時間地點張冠李戴。沈西城以自己舉例：「我出生於1948年，網絡上竟有記載我是1947年生。」

沈西城亦指，他的《金庸與倪匡》出版後，隨之而來的是故事被挪用，「有人將我的故事寫進他的書，現在放在大學的圖書館。」他對此不屑，「他們都沒有見過金庸，沒和金庸吃過飯，卻寫金庸傳記。」香港在沙田文化博物館中特設金庸館，一些珍貴資料得以保留。但關於金庸和其家人的許多傳言仍在矛盾中流傳。若香港能對金庸生前軼事進行權威考證，料想能讓更多喜愛金庸的讀者感到安心，同時也讓香港文化有跡可循。

從喜愛到收藏 「另類金庸」

金庸有多少部作品？若答「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恐怕遠遠不夠。因這些只是金庸的武俠小說，除此之外，金庸在翻譯、社論等領域均有涉獵。還在《大公報》做編輯時，金庸便以不同筆名發表不同類型的作品——「金庸」用於寫武俠及文史題材，「林歡」用於影評，本名「查良鏞」則廣見於時評。創辦《明報》後，金庸又為《明報》撰寫社評二十餘年，以「左手寫社評，右手寫小說」傳為美談。

《另類金庸——武俠以外的筆耕人生》的作者鄭啟東用二十年時間，搜羅了大量金庸武俠小說以外的紙本作品，包括金庸用其他筆名寫過或翻譯過的文章，除報紙文章外，更有罕見的雜誌。

鄭啟東自稱：「我是一名金迷，如果說要在前面加一個詞，那就是『癡迷』的金迷」。起初，鄭啟東是在乘長途火車轉站時買了金庸的《連城訣》解悶，隨後便被金庸小說深深地吸引。和許多金迷一樣，他逐漸買齊金庸的全部小說，讀罷之後，又搜集各種不同版本。金庸的舊版小說是書友中最搶手的，其中一次舊版《鴛鴦刀》拍賣，在當年書價八角背景下，竟以四萬元成交。鄭啟東在搜集金庸舊版小說之餘，接觸到了金庸同時期的許多其他作品，作為金迷的他決定將它們全部納入收藏。

鄭啟東以「月明星稀」形容金庸的文學創作：「月」是金庸的武俠小說，「星」則是除武俠之外的作品，在武俠小說熠熠生輝的月光照耀下，金庸的其他作品自然容易被人忽視。而決定收集金庸的全部作品後，鄭啟



◆鄭啟東展示他收藏的金庸相關報刊。小凡攝

東便從考證金庸筆名開始，流連於二手網站和舊書攤，將這些不為人知的「稀星」一一尋覓來。為書寫序的鄭明仁表示：「《另類金庸——武俠以外的筆耕人生》稱得上金庸武俠小說以外的百科全書。」

由文本到文化 金學研究年年煥新

「金學」即「金庸學」，早在1979年，便有第一篇以金庸小說為研究對象的學術論文出現。據說最早把金庸作品帶入大規模學院討論的，是1988年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辦的「武俠小說國際研討會」，會上不少學者已把論金庸小說作主題。有台灣「武林百曉生」之稱的林保淳在2000年出版的《解構金庸》中的「金庸小說論著目錄」，總結出329筆金學研究，這僅僅是二十多年前的數字，金庸的影響力可想而知。

金學研究的重點各有不同，除大多以文學角度對作品進行研究外，還有對金庸所撰故事中的「金庸文化」進行研究，也有學者分析不同版本的金庸武俠小說反映出的文化問題。更有人以金庸小說為例，去論證其他學科。

每年香港書展，都有關於金學的新書面世。今年，除了鄭啟東的《另類金庸——武俠以外的筆耕人生》，中華書局還出版了邱健恩著《何以金庸2：人物情節快閃榜》，論析這位「一代宗師」的武俠小說情節。兩位作者在香港書展開展的對談會亦成為中華書局首場報名爆滿的講座。